

# 馬來西亞的Reformasi（烈火） 會熄滅嗎？

●曾慶豹／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 一、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際，馬來西亞看似美好的經濟前景忽然變得愁雲慘霧，「2020宏願」邁向先進國的理想漸成了泡影。時任首相的馬哈迪（Mahathir）把問題推給投機客的攻擊，不想承認也不想檢討國內經濟體質的脆弱，而面對馬幣狂貶，馬哈迪也只能把馬幣對美國的匯率固定在三點八對一，無奈地立下止損點，以避免萬劫不復。

在此極端的現實下，特別針對究竟要不要接受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IMF）援助的態度上，馬哈迪與時任副首相兼財長的安華（Anwar）意見分歧非常大，在決策上的不同調擴大成兩人政治上的矛盾，接下來安華受到了以馬哈迪為首的在朝者一連串的攻击，除了將之革職，另又掀起了震驚世界的「肛交案」。安華之後被控入獄，從此走向民間動員的對抗之路，於是一場由兩人所開啟的政治鬥爭，綿延了二十年之久。

隨著2018年這場全國選舉的舉行，這場兩人二十年的矛盾也一次性的總結，從1998年開始的「烈火莫熄運動」（Reformasi）到希望聯盟（Pakatan Harapan）成功地於5月9日結束了六十一年在朝掌權的國陣（Barisan Nasional），馬來西亞社會政治的峰迴路轉，其中發生的故事，甚至比電影劇本更令人感到刺激和不可思議。

## 二、

國際媒體把這一次在野希望聯盟的勝利，理解為馬哈迪的風華再現，以及當時首相納吉（Najib）國際性貪污醜聞導致形象崩潰所致。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馬來西亞是一個複雜的現代國家，她在國民的構成上成了一個所謂多元種族、語言、宗教的社會，由於種族政治成了這個國家治理上的意識形態考量，廣義上人民被劃分為三大民族，分別是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比率上主要還是以馬來人居多。而且，從脫離英國殖民之後，彼此就默契地把馬來人視為土著（Bumiputera），並以土著優先或保障土著為其政策上的基本框架。因此，從而也就深化了這個國家經常性地會因為教育、語言、文化和宗教的問題而變得敏感。華人社會感受最深的，莫過於在教育上受到邊緣化，並為此與

政府形成緊張和對立的關係。1987年10月27日發生的大規模異議分子逮捕行動—茅草行動，起因即是教育部派遣不諳華文的教師到華文小學擔任校長，從而引起相關各造群起反對抗議所致。最終馬哈迪動用了內安法令把一群異議分子一網打盡，送到牢裡。

這次結盟成希望聯盟的在野陣線，內有不少「異」見領袖就曾經是馬哈迪的階下囚，包括林吉祥、林冠英、末沙布（Mohamad bin Sabu）等。因此，當馬哈迪與這些在野陣線的人士結盟時，外界都一致不看好，甚至在朝的國陣更是以此見縫插針，嘲笑對手陣營的昨是今非，也不看好馬哈迪與其過去政敵的關係。尤其是馬哈迪與「烈火莫熄運動」的精神領袖、他昔日的政敵，且有分於將之打入大牢的安華，當時看似不可能有任何妥協之餘地的。畢竟在野陣營這二十、三十年的鬥爭，其政見和立足點都與之前掌政二十二年的馬哈迪是勢不兩立的。因此，這次選舉能促成在野陣營的行動黨和公正黨接受與馬哈迪合作，無疑是這次希望聯盟能順利絆倒執政陣營關鍵性的第一步。

上一屆2013年的選舉，在野陣營已形成了一個基本的態勢：即由行動黨、公正黨，以及伊斯蘭黨成功組成聯合陣線，簡稱「人民聯盟」（Pakatan Rakyat）。該次選舉的結果是，執政黨的三分二多數席位優勢被否決了，而且總票數竟然少於在野聯盟，然而國陣卻仍然得以組閣繼續執政，其原因自然是由於選區劃分的不公而造成票票不等值的結果。也正因為選舉有諸多不合理甚至不公平的操作，方激起民怨，讓民眾幾次走上街頭，皆與訴諸乾淨的選舉有關。這就是引起國際媒體關注的「乾淨與公平選舉運動」（Bersih），這股大型的街頭公民運動也可以說是自1998年以來「烈火莫熄運動」的再推進。

「烈火莫熄運動」最重要的一場群眾大會，即是發生在1998年9月20日，在獨立廣場由安華親臨現場，並發表極具煽動性的演講而打響“REFORMASI”口號的聚會。安華隨後就在內安法令下被補。這場劃時代的演講，據警方宣稱當時出席的人數約有六萬，但民間估計當時的人數多達十萬。「烈火莫熄運動」形成了安華帶領民間力量與馬哈迪公開對抗的局面，之後安華進進出出監獄好幾回，其於1999年成立的人民公正黨（Parti Keadilan Rakyat）則在期間繼續由其妻子領導，吸收了由原馬哈迪陣營中分裂出來，並與之對抗的勢力。

「烈火莫熄運動」雖然是因安華與馬哈迪的政爭而起，但這股運動開始把在野的政黨串聯起來，尤其是向來不受馬來社會待見的行動黨，在安華入獄或官司纏身之時則成了「烈火莫熄運動」最主要的動員力量和行動者。公正黨的成立抹去了單一種族政黨的傳統，漸漸地把種族間的不諒解和隔閡消弭，因而也就更加強了社會改革壓倒種族本位的趨勢。

### 三、

回到馬哈迪走向在野陣營，乃始於2015年「淨選盟5.0」（Bersih 5.0）的街頭示威之

際，他突然現身於聚會中，並做了簡短的公開演講。事實上，馬哈迪要與公正和行動兩黨合作，主要還是與納吉的貪污醜聞議題有關。他眼看國家財政越顯荒唐，但對在朝掌權者又無計可施，不論國會或是街頭運動，都始終無法撼動納吉及其政黨的政權。也就是在此共同關注國家棘手問題的契機下，使得馬哈迪與上屆選舉留下的兩個主要反對勢力政黨—公正黨和行動黨，以及從伊斯蘭黨（Parti Islam Se Malaysia）分裂出來的國家誠信黨（Parti Amanah Negara）結盟。

尤其公正黨和行動黨的中堅領袖竟然可以接受馬哈迪，甚至推他為聯盟的共主，不計其在位二十二年期間所種下的一切禍因，無疑的，是馬來西亞政治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突破，其中又以安華同意與馬哈迪結盟，並在法庭上短暫會面的事件最為關鍵，也使得希望聯盟的關係更為堅固，大家的共同目標即是要贏得2018年這一場選舉。於是，這個當時未獲國家社團註冊局允許註冊的希望聯盟開始了一系列走入城市和鄉鎮的大型演說會。從國會宣布解散到法定競選期間，馬哈迪所到之處皆掀起狂潮，吸引了數以萬計的聽眾。由於希望聯盟從一開始就先公告周知若成功執政，將由馬哈迪擔任首相，於是這場選舉也漸漸變成了馬哈迪與納吉對決的局面。

公正黨和行動黨知道，若沒有馬哈迪，他們再努力也很難撼動納吉的政權，尤其是一次又一次的選舉，馬來人的結構板塊不易靠向在野陣營，特別是自上屆選舉之後，伊斯蘭黨已不再和公正黨和行動黨合作。這等於是促使當初三黨組成的人民聯盟自然瓦解，也終結了伊斯蘭黨與其他兩黨的合作關係。失去了扎根於馬來社會已久且長期反對國陣政權的伊斯蘭黨，剩下公正和行動兩黨的在野陣營勢必更難掀起馬來社會的反風，此時馬哈迪的加入無疑是扭轉此一困境的關鍵轉折。以他二十二年擔任首相的資歷，馬哈迪始終都是馬來社會至為尊崇的一位民族主義者，也惟有馬哈迪可以推倒納吉以及其所領導的國陣，於是行動黨的華人基層儘管內心不滿領導層接受政敵馬哈迪的政治現實，但也無奈地相信「騎馬殺雞」（「馬」即指馬哈迪，由於納吉諧音讀起來類似「那隻雞」，所以「騎馬殺雞」之意甚明）之說。

#### 四、

從2008年、2013年的兩屆大選，在野陣營的勢力已經相當強大，但公正黨和行動黨的共主安華失去自由身，因而無法實質地造勢並吸引馬來票，畢竟馬來西亞的主要人口是馬來人，長期他們受惠於國陣政府的關顧，加上不少主要選區的劃分都對依賴馬來票的候選人較為有利，因此，要把馬來票轉向在野黨，絕對是非常艱難的。

2018這次選舉，馬哈迪所造成的旋風絕對是個重要關鍵。他主政的過去給了馬來社會非常良好的印象，馬來社會基本上對他沒有太多抱怨，五十歲以上的華人也對馬哈迪的印象不壞。何況，馬哈迪也在此次的大選宣傳中重提馬來民族的尊嚴，以此指責納吉令馬來社會蒙羞，這種情感訴求當然非常有效，拜現代新媒體所賜，訊息的傳播已非官

方控制的電台或報紙所能掌控，上傳到各社交媒體（SNS）的錄影和直播都非常有效，城鄉的差距已不再是決定人們思想的要素，所謂「全民海嘯」實與此新媒體崛起的傳播效用有關。執政黨不僅輸了國會議席，甚至連州議席也紛紛易手，從地方到中央，執政黨的戰績可以用「慘敗」兩字來形容，這與馬哈迪的再現，以及新媒體的傳播有直接決定性的關係。

馬來西亞是屬於亞洲幾個尚未政黨輪替過的民主國家之一。主政了六十一年之久的國陣，由其安排的選委會在5月10日凌晨四點才勉為其難地宣布政權易主，類似過往白色恐怖的五一三種族衝突與騷亂事件沒有再發生，這個有著不同種族、語言、宗教的國家終於成功地克服了種族本位的命運與魔咒，開啟了以社會改革為政治期待的新時代。

從兩位國家領袖政爭燃起的「烈火莫熄運動」，導致安華的含冤和痛苦拉近了各造反抗力量的結盟，馬哈迪不願看到二十二年的努力付諸東流，長期在野卻具有國會議員身分的行動黨人緊抓著腐敗的國陣政府加以痛擊，不斷地激起民間社會的基本良知與漸形成成熟自主的意識。這一條路走了二十年或更長，而今開花結果，還是令許多人感到興奮不已。正如許多的政治運動者都知道，要突破馬來西亞政治上種族結構的糾結是非常困難的，但這一切似乎又是可能的。因此人民不再提起具有恐嚇作用的五一三事件，而是五〇九成功的第一次政黨和平輪替。這次選舉的結果，選前和選後不僅沒有社會衝突，更沒有流血動亂，這標誌著一個可以期盼的、成熟的馬來西亞的到來。至今，這個不可思議的改變仍宛如作夢一般，如真似幻。

## 五、

大馬國內的政局不會因為五〇九換了政府就變得平靜或順利（馬哈迪回鍋，是否稱得上換政府，是存在著疑問的），這是絕對可以肯定的斷言。我們不知道不久的將來會有什麼巨大的動盪：公正黨分裂、行動黨變成馬華2.0，或者，土團與巫統的結盟等，沒有敢說這些事不會發生。一切都可能與馬哈迪這位老謀深算的「獨裁者」有關；不要忘了，「獨裁者」一詞可是馬哈迪在就任新首相前的記者結束前一句「玩笑話」。我們要注意的是，政治圈裡的「玩笑話」可是高明的修辭啊，你不覺得老先生的笑容越來親切，越來令人毛骨悚然嗎？

諸現象顯示，首相的權力並沒有削減，選前希盟宣言中承諾的改革，也被重新解讀作「僅供參考」。慕希丁養病，馬哈迪兼任內政部長，接著又自己委任為國庫控股主席，國家體制的改革仍未見有任何的表現，目前受到民眾歡迎的，都是一些與整個國家的治理無關痛癢的小施小惠。最基本的，選前說要削弱首相權力的承諾，現在回想起來，格外的諷刺。

馬哈迪當了二十二年的首相，他的治國理念和哲學，存在著一種意識形態，所以有學者稱之作馬哈迪主義，從馬來人的困境到新馬來人，從向東學習到2020年宏願，馬哈

迪背後有一批學者給他出謀劃策，他任何的動作或行動背後都貫徹他自身的理念，而且，從來就是以一種勝利主義者的姿態出現。正是他從來都是勝利者，所以總會為他的權力創造出最高峰，從現實的到未來的。五〇九後，馬哈迪的權力操盤，必然涉及到三位關鍵的人物，如何在這三位人士中創造他自身最有利的條件，為馬哈迪主義再進一步往前推進？

首先是林冠英，一位曾是馬哈迪下令逮捕的前反對黨領袖，五〇九後坐上財長的位子，外界都解讀作新政府新氣象，火粉們還拿此高位來羞辱馬華一番，華社在一遍叫好中認為我們經濟有救了，林一下從MILO罐上升到捐款戶頭，火箭被喻著已飛上天。林自上升後，開心又得意，一切都言必尊「馬」、唯「馬」首是瞻。然而，一切問題都隨著時間慢慢地浮現，果不其然，財長這個位置的權力已大不如前，其過往與發展經濟有關的功能，現在不是在首相的手上就是已轉到經濟部，國庫控股的委員名單中也沒有林。或者，火箭飛上空不到一百天，林已淪為一位棒打落水狗的部長，繼續選前的演講口吻，修理前朝官員給他的「火粉」爽。現在的財長就算手上有錢，但如何用則是由別人決定，說得簡單一點是，現在的財長不是「管錢」，而是「算錢」，就是一架計算機的功能。以林的個性，究竟可以忍到什麼程度或什麼時候，就看馬哈迪主義又搞出些什麼招術，也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最終是火箭成了馬華2.0。

再來則是納吉。比較於安華，馬哈迪與他的關係更為特殊些，宛如父子，他們倆的權力關係是一種依存性的，試想沒有納吉，馬哈迪又如何重掌國家呢？因此，老馬對納吉的情感是複雜的，納吉千錯萬錯，就是不該錯在把他一手打造起來的國產車給賣了，這是馬哈迪最難忍受的一件事，正是這件事使他要出手與在野黨合作，也正是這件事使他在重掌權力後再三的提起。事實上，納吉坐不坐牢對馬哈迪來說已不是最重要的，納吉不過是一個箭靶，交給一位華人的財長和一位基督徒檢察總長去處理，如果納吉坐牢，馬來社會也不會把帳算在他頭上，如果納吉不坐牢，也不意味著他會受到群眾的責問。馬哈迪仍一心想的還是馬來民族的命運，他自認為只有他才可能為馬來民族找到尊嚴和出路，五〇九成功地收編了那些反對他的人士，進一步清楚了馬來民族主義的一些障礙，納吉之所以必須下台，正是他已無法為民族主義服務，這是五〇九前一夜晚老馬在老家的直播中的主要議題。不久的將來，老人家又會成功地整合在野人士，成為巫統2.0。

最後是安華。五〇九的改變，最矛盾的莫過於是安華的角色，又一次，馬哈迪清除了原來在野勢力中最難應付的一位人物，因為只要安華仍在牢中或與他站在對立面，馬哈迪就不可能減輕他在這個國家和民族上曾犯下的錯誤所引起的指責，如此，安華出獄了，而且，又是被營造成像安華要感謝他那樣。在政治意義上，安華是五〇九後失去最多的一位，他已不知該與馬哈迪站在一起或是與他對立，烈火莫熄不僅失去了正當性，也失去了其真正意義的領袖，馬哈迪成功地清解了安華對他的威脅，任何對他的指責已



無必要，即便馬哈迪犯錯或執意走回老路不做改制上的改革，安華已不可能重返街頭，基於「當家不鬧事」為原則，呼籲民主的烈火已奄奄一息了。

馬哈迪主政的一天，都不可能理解為一種新局。人再如何聰明，也不可能神通廣大，尤其是九十三歲的老人，大概權術可以玩得很高明，至於治國能力，我是不會抱太大的期待。老人似乎還想著他的過去，念念不忘他的國產車，這就是最好的說明。也許，促使老馬與在野勢力結盟把納吉拉下來的最大心理障礙，大概就是與他國產車的偉大事業有關，因為他一直自許為馬來西亞現代化之父，而汽車工業是他最為自豪的，連在大選間的競選廣告MV，最後即是坐上並自己駕駛的國產車。但是，也因著馬哈迪回鍋，大馬的政局將走向另一個困局，這個困局對馬哈迪而言沒有意義，因為他已經走到他人生與權力的最高峰，他仍想著的是國產車，那些坐上他國產車的過往反對派領袖（林冠英，安華），要不然就下車，他們是沒有理由要求老人家加速的。也許最糟的情況是，馬哈迪突然踩煞車，烈火莫熄這條路仍充滿著不確定性。◆